

优势使用对护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白诚智¹, 白宝玉², 李瑛¹, 张红霞³

摘要:目的 考察优势使用对护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优势使用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体验量表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对湖北省武汉市、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 8 所医院的 475 名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护士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优势使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条目均分分别为(5.09±1.97)、(4.13±1.22)、(3.40±0.65)、(2.44±0.62)、(4.67±1.05)、(4.65±0.68)。优势使用与主观幸福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呈显著正相关(均 $P < 0.01$);基本心理需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P < 0.01$)。回归分析显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优势使用与护士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1.61%。结论 护士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护士可以通过使用自身优势来提升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满足基本心理需要提升主观幸福感水平。

关键词:护士; 优势使用; 基本心理需要; 满足感; 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中图分类号:R47;R39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0.12.071

The mediating role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between strength us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nurses Bai Chengzhi, Bai Baoyu, Li Ying, Zhang Hongxia. College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Shaanx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trength us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in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s** Totally, 475 nurses in Tianmen, Wuhan, Xiantao and Qianjiang of Hubei province completed the Strength Use Scale(SU),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Scale(BPNS),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the Scal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 (SPANAS). **Results** The mean scor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satisfaction with life, positive affection, negative affection, strength use and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was 5.09±1.97, 4.13±1.22, 3.40±0.64, 2.44±0.22, 4.67±1.05 and 4.65±0.68 respectively. Strength us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P < 0.01$ for both).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P < 0.01$).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between strength us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significant, and accounted for 41.61%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Nurses'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at medium level. Nurses can make the most of strength use, or meet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of themselve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 words: nurse; strength us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satisfaction with life; positive affection; negative affection

我国护士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低于全国人群的平均水平^[1],主观幸福感是衡量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护士主观幸福感及其预测因子的探究有利于护士心理功能的促进。以往研究发现,影响护士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包括职称、月均夜班次数、科室类别^[2]等外部因素和控制感、自尊等内部因素^[3]。以往研究较少考察积极品质对护士心理健康的影响。优势使用(Strength Use)是指个体在不同生活情境下使用自己优势的程[4]。研究表明,优势使用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基于优势使用的干预可以在相对较短时间内显著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4-5]。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是自我决定理论的核心内容,该理论认为人类有三大基本心理需要:自主需要、

胜任需要和归属需要,个体的心理健康取决于这三项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状况。已有研究发现,优势使用能够促进个体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6-8]。此外,有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能够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9-10]。本研究对护士优势使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并探讨基本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旨在为护士主观幸福感的促进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于 2019 年 6~7 月对武汉市、仙桃市、潜江市与天门市 8 所医院的护士进行调查。纳入标准:有护士职业资格证书;知情并自愿参与本研究;现从事临床护理工作。排除标准:实习护生;进修护士。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基本信息调查问卷: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包括年龄、性别、学历、职称、月收入、医院等级、婚姻状况等。②优势使用量表:测量被试的优势使用状况,该量表由 Govindji 等^[4]编制,本研究采用中文版量表^[11],共 14 个条目,从“非常不同

作者单位:1.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陕西省行为与认知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710062);2.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3. 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

白诚智:男,硕士在读,学生

通信作者:李瑛,liyings@snnu.edu.cn

收稿:2020-01-09;修回:2020-03-22

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计 1~7 分,得分越高,说明优势使用状况越好。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7。③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由 Deci 等^[12] 编制,该量表在国内应用被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13-14]。该量表包含 3 个维度:自主需要(7 条)、胜任需要(6 条)、归属需要(8 条),有 21 个条目,用以测量整体的心理需要满足情况。量表采用 7 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赋 1~7 分,分数越高说明该需要的满足程度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④生活满意度量表:由 Diener 等^[15] 编制,中文版由 Wang 等^[16] 翻译并修订。该量表包含 5 个条目,采用 7 点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赋 1~7 分,分数越高表示其生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⑤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体验量表:由 Diener 等^[17] 编制,中文版由 Li 等^[18] 翻译并修订,该量表包含 12 个条目,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2 个子维度。每条从“从未”到“一直或总是”分别计 1~5 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积极情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消极情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本研究将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及消极情绪得分标准化后,用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得分之和减去消极情绪得分,得到主观幸福感的分数^[19],分数越高,说明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1.2.2 资料收集方法 利用问卷星平台进行在线问卷调查。先组织 20 名护士进行预调查,对语义不清的条目进行修改。然后向辅助研究的 9 名护士长统一说明调查目的、意义以及填写要求。由护士长通过所在医院护士微信群发放问卷二维码,邀请符合要求的护士填写。共收集到问卷 576 份,剔除答题时间过短(根据预调查结果,完成本问卷至少需 300 s,故删除答题时间小于 300 s 的被试)90 份、过长 7 份(答题

时间超过 3 600 s)、填写年龄 <18 岁 3 份、护龄 >50 年 1 份,最终有效问卷 475 份,有效回收率为 82.47%。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Pearson 相关分析及分层线性回归分析,进而使用 Amos 软件构建变量间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水准 $\alpha=0.05$ 。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475 名护士中,男 11 人,女 464 人;年龄 19~55(32.34±7.45)岁。学历:中专 18 人,大专 146 人,本科 310 人,硕士 1 人。职称:护士 110 人,护师 226 人,主管护师 117 人,副主任护师 21 人,主任护师 1 人。个人月收入:<3 000 元 15 人,3 000~元 118 人,5 001~7 000 元 159 人,>7 000 元 183 人。婚姻:已婚 357 人,未婚 118 人。医院等级:二级医院 53 人,三级医院 422 人。护龄:<1 年 2 人,1~年 131 人,6~年 177 人,11~15 年 40 人,>15 年 125 人。

2.2 护士优势使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与主观幸福感得分 见表 1。

表 1 护士优势使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与主观幸福感得分($n=475$)

| 项 目 | 得分范围 | 均分($\bar{x} \pm s$) |
|----------|-------|-----------------------|
| 优势使用 | 1~7 | 4.67±1.05 |
|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 2~7 | 4.65±0.68 |
| 自主需要 | 2~7 | 4.35±0.72 |
| 胜任需要 | 2~7 | 4.49±0.77 |
| 归属需要 | 3~7 | 4.95±0.80 |
| 生活满意度 | 1~7 | 4.13±1.22 |
| 积极情绪 | 1~5 | 3.40±0.65 |
| 消极情绪 | 1~4 | 2.44±0.62 |
| 主观幸福感 | -1~11 | 5.09±1.97 |

2.3 护士优势使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见表 2。

表 2 护士优势使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n=475$)

| 项 目 | 优势使用 |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 自主需要 | 胜任感需要 | 归属需要 | 主观幸福感 | 生活满意度 | 积极情绪 | <i>r</i> |
|----------|--------|----------|--------|--------|--------|--------|--------|--------|----------|
| 优势使用 | 1 | — | — | — | — | — | — | — | |
|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 0.54* | 1 | — | — | — | — | — | — | |
| 自主需要 | 0.47* | 0.84* | 1 | — | — | — | — | — | |
| 胜任感需要 | 0.49* | 0.86* | 0.65* | 1 | — | — | — | — | |
| 归属需要 | 0.47* | 0.92* | 0.65* | 0.68* | 1 | — | — | — | |
| 主观幸福感 | 0.61* | 0.67* | 0.58* | 0.57* | 0.61* | 1 | — | — | |
| 生活满意度 | 0.59* | 0.46* | 0.41* | 0.39* | 0.40* | 0.89* | 1 | — | |
| 积极情绪 | 0.52* | 0.66* | 0.54* | 0.53* | 0.64* | 0.79* | 0.55* | 1 | |
| 消极情绪 | -0.25* | -0.54* | -0.47* | -0.49* | -0.47* | -0.61* | -0.27* | -0.39* | 1 |

注:* $P<0.01$ 。

2.4 中介作用检验

2.4.1 提出假设 基于文献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假设:①优势使用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护士的主观幸福

感。②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优势使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2.4.2 检验假设 基于以往研究结果,护士主观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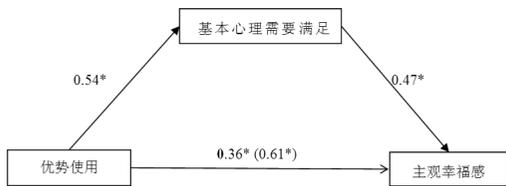
福感受职称与婚姻状况的影响^[20],因此以二者为控制变量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首先纳入控制变量职称与婚姻状况,然后纳入自变量优势使用,发现优势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eta=0.61, P<0.01$)(见表 3,模型 1 与模型 2),因此,假设 1 得到验证,通过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优势使用不仅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同时可以正向预测基本心理需要满足($\beta=0.54, P<0.01$)(见表 3,模型 2);第 3 步,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回归分析,发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可以正向预测主观

幸福感($\beta=0.47, P<0.01$)(见表 3,模型 3),此时优势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预测作用仍然显著,但回归系数有所减小,表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优势使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 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1.61%。进一步的 Sobel 检验($Z=9.240, P<0.01$)和 Bootstrap 检验也证明了该中介模型的合理性(总效应值 1.15,直接效应值为 0.68,间接效应值为 0.47, $SE=0.05, 95\% CI=(0.38, 0.59)$);5000 bootstrap 样本,因此,假设 2 成立。

表 3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效应检验

| 变量 | 模型 1 主观幸福感 | | 模型 1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 | 模型 2 主观幸福感 | | 模型 2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 | 模型 3 主观幸福感 | |
|-------------------|------------|--------|---------------|--------|------------|----------|---------------|----------|------------|----------|
| | β | t | β | t | β | t | β | t | β | t |
| 第 1 步:控制变量 | | | | | | | | | | |
| 婚姻状况 | -0.10 | -1.919 | -0.09 | -1.739 | -0.02 | -0.555 | -0.02 | -0.524 | -0.01 | -0.339 |
| 职称 | 0.05 | 0.916 | 0.07 | 1.367 | 0.08 | 2.053* | 0.10 | 2.352* | 0.04 | 1.008 |
| 第 2 步:自变量 | | | | | | | | | | |
| 优势使用 | | | | | 0.61 | 16.799** | 0.54 | 13.786** | 0.36 | 9.652** |
| 第 3 步:中介变量 | | | | | | | | | | |
|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 | | | | | | | | 0.47 | 12.483** |
| R ² | 0.02 | | 0.02 | | 0.38 | | 0.30 | | 0.54 | |
| 调整 R ² | 0.02 | | 0.02 | | 0.36 | | 0.28 | | 0.16 | |
| F | 3.598* | | 4.130* | | 97.899** | | 67.211** | | 136.512** | |

注: * $P<0.05$, ** $P<0.01$ 。



注: * $P<0.01$ 。

图 1 优势使用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模型

3 讨论

3.1 护士优势使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主观幸福感是近年来被广泛采用的衡量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积极心理指标之一,可以反映个体对生活的整体评价。本研究显示:护士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说明护士主观幸福感有待提高,这与高燕等^[3]针对西安护士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一致。多数护士需面对繁重的工作压力,如“三班倒”上班制度、晋升考评与医患矛盾等,而这些压力源往往在短期内很难消除。持续的工作压力也会导致护士多种重要生活角色发生冲突,对亲子、夫妻、朋友等重要的亲密关系造成不良影响,进而弱化护士主观幸福感。应引起护士自身以及护理管理者的重视。护士与管理者可以根据医院现有条件,选取合适的干预方法如善于干预、感恩干预等^[21]提升护士的幸福水平。本研究发现护士的优势使用处于中等水平,说明护士自身优势使用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有研究表明,多数

组织存在“补短板而非发挥优势”这样的组织氛围^[6],这可能使护士优势使用受限。护士可以通过在线 VIA 优势量表(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 VIA-IS)^[22]等方法检测自身具有哪些突出优势并加以发挥。最后,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及其 3 个维度处于中等水平,这说明护士基本心理需要并未得到很好地满足。分析认为,高强度的情绪与体力劳动、标准化的工作流程以及同事、医患间人际支持的缺乏可能使护士基本心理需要未得到很好的满足。

3.2 优势使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优势使用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呈正相关,且优势使用直接正向预测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优势使用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且优势使用直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说明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优势使用程度越高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也越强,这与其他研究结果^[5-7]一致。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且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这与 Tian 等^[10]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基本心理需要的状况越好,个体自身主观幸福感水平也越高。

3.3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优势使用对护士主观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优势使用不仅可以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还通过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优势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

占总效应的 41.61%，这说明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是护士通过优势使用提升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途径，即护士优势使用水平越高，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状况越好，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一方面，护士在工作与生活场景中使用优势可促进个体积极资源的构建与积累^[23]，在工作中，会增进护士与同事、患者间的人际关系，从而满足个体的归属需要，而归属感的提高会促进个体的自主感^[14]。同时，良好的情绪状态以及人际关系质量的提升有利于护士对自身作出积极评价，满足其胜任感。另一方面，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状况良好时，个体将会蓬勃发展，这将进一步带来个体认知层面与情感层面的积极变化，即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基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干预手段包括提升自主感(如促进自我认同、尊重自身兴趣等)、胜任感(如明确预期、结合自身能力设置目标、及时反馈与技巧训练等)、归属感(如同理心、真诚地欣赏、主动付出等)^[8]。

以往研究主要从临床与病理视角入手解决由压力引发的心理健康、职业倦怠等问题，重点评估其工作环境中的压力源和这些压力所引发问题的严重程度，从而制定对应的干预方法来降低压力感与倦怠感。在多数压力源无法消除与避免的情况下，通过识别、培养和发挥与生俱来的优势来满足护士的自主、胜任与归属等基本心理需要，从而提升护士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傅小兰,张侃.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9-20.

[2] 梁玉猛,代莉莉,叶芳,等.某三甲综合性医院临床护士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齐鲁护理杂志,2018,24(22):52-56.

[3] 高燕,王晓瑞,曾娟,等.护士控制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自尊的中介作用[J].护理研究,2017,31(21):2601-2604.

[4] Govindji R, Linley P A. Strengths use, self-concordance and well-being: implications for strengths coaching and coaching psychologists[J]. Inter Coach Psychol Re,2007,2(2):143-153.

[5] 段文杰,卜禾.基于优势的干预实验及其机制研究——以改善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的干预为例[J].社会工作,2018,279(6):42-53,112.

[6] van Wingerden J, van der Stoep J. The motivational potential of meaningful work: relationships with strengths use, work engagement, and performance[J]. PLoS One, 2018,13(6):e0197599.

[7] Meyers M C, Adams B G, Sekaja L, et al.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the use of employees' strengths and employee well-being: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J]. J Happiness Stud,2019,20(6):1825-1841.

[8] 段文杰,卜禾.积极心理干预是“新瓶装旧酒”吗? [J].心理科学进展,2018,26(10):1831-1843.

[9] Orkibi H, Ronen T.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atisfaction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lf-control skill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 Front Psychol,2017,8:936.

[10] Tian L, Chen H, Huebner E S.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atisfaction at school and school-relate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adolescents[J]. Soc Indic Res,2014,119(1):353-372.

[11] Duan W, Li J, Mu W. Psyc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Strengths Knowledge Scale and Strengths Use Scale among adolescents[J]. J Psychoeduc Assess,2018,36(7):756-760.

[12] Deci E L, Ryan R M, Gagné M, et al. Need satisfaction, motivation,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k organizations of a former Eastern Bloc country: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elf-determination[J]. Pers Soc Psychol B,2001,27(8):930-942.

[13] 商士杰,白宝玉,钟年.家庭社会阶层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24(6):1108-1111.

[14] 罗雪峰,沐守宽.高中生感恩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和基本心理需要的链式中介作用[J].心理科学,2017,40(4):112-118.

[15] Diener E D, Emmons R A, Larsen R J,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 J Pers Assess,1985,49(1):71-75.

[16] Wang K T, Yuen M, Slaney R B. Perfectionism, depression, lonel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stud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J]. Couns Psychol,2009,37(2):249-274.

[17] Diener E D, Wirtz D, Tov W, et al. New well-being measures: short scales to assess flourishing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lings[J]. Soc Indic Res,2010,97(2):143-156.

[18] Li F, Bai X, Wang Y. The Scal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 (SPAN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normative data in a large Chinese sample[J]. PLoS One, 2013,8(4):e61137.

[19] Sheldon K M, Elliot A J. Goal striving, need satisfaction, and longitudinal well-being: the self-concordance model[J]. J Pers Soc Psychol,1999,76(3):482-497.

[20] 柯丽,刘冰.护士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7,34(2):156-158.

[21] Yang Y, Zhao H, Aidi M, et al. Three good deeds and three blessings: the kindness and gratitude interventions with Chinese prisoners[J]. Crim Behav Ment Heal,2018,28(5):433-441.

[22] Park N, Peterson C, Seligman M E P. Strengths of character and well-being[J]. J Soc Clin Psychol,2004,23(5):603-619.

[23] Fredrickson B L.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J]. Am Psychol,2001,56(3):218-226.